



1980年5月18日，上午10点。

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“东风-5”试射成功，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，拥有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三个国家。

一年前。1979年，洲际导弹研制期间，有一个技术拦路虎，计算弹头数据仓数据，从而论证最佳打捞时间，**整个中国海洋局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。**



此时，束星北，他已 72 岁。为了攻克这个难题，上面拨款 100 万经费。束星北，分文未取，凭借一支笔，一张纸，一个计算器，准确完成。轰动整个航天学界。

人们感叹，天才就是天才。

学界一哥

1931 年，25 岁获得麻省理工理学硕士，归国。

此后，一生再也没有走过国门。

回到祖国故土，在竺可桢领航的浙江大学，束星北度过了自己一生的学术蜜月，在竺可桢的浙大，容得下束星北的才华，更容得下他的执着刚强。





这座被李约瑟称为“东方剑桥”的大学，有束星北、李文铸、殷鹏程、王文琦、任知恕、王立新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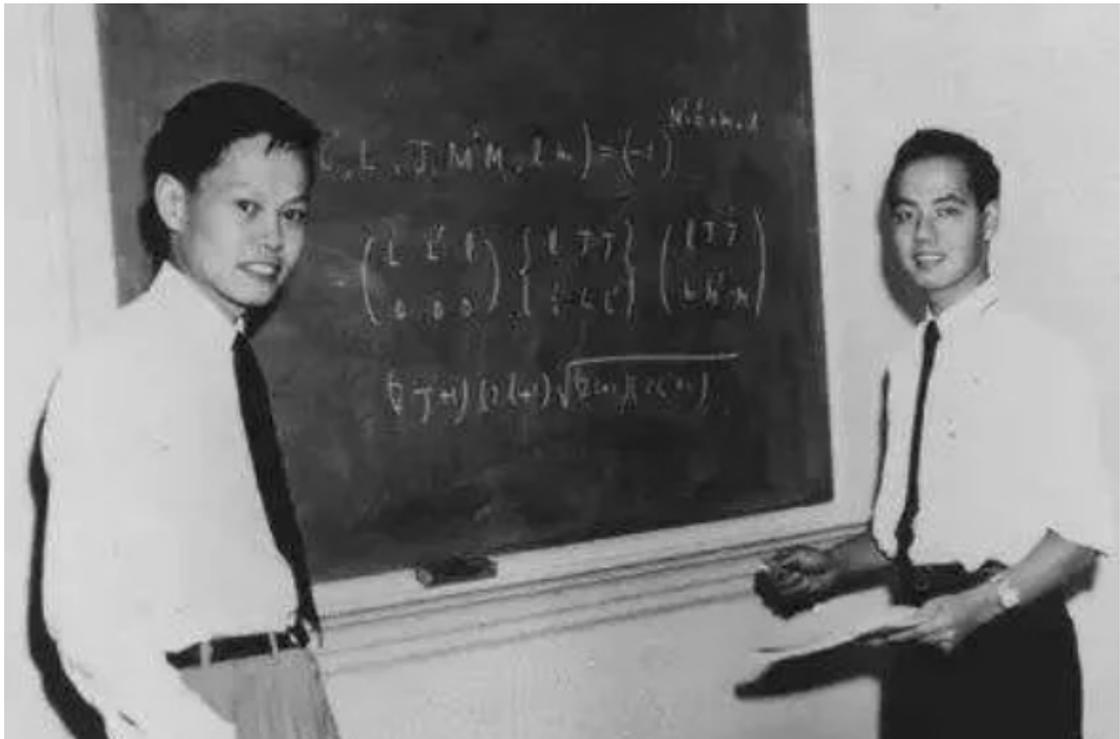
左起：束星北、李文铸、殷鹏程、王文琦、任知恕、卢鹤绂、王立新

束星北讲课不用讲义，不写板书，没参考书，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，

引兴趣，答疑解惑。

此时，机电系有个学生，他常找束星北开小灶，问问题，束星北发现这小子有物理天赋，于是引导他学习物理，他的名字叫做李政道，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。

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



路遇不平一声吼

1950年，浙江大学赶上了运动，苏步青教授被斗，束星北，路遇不平，磨损胸中刀，拔地一声吼，一拳挥向某主任，吼道：“你们知道苏步青是谁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！”



于是，束星北成了典型。一个这样的人遇上一个特殊的时期，有什么样的结局，你都不必惊愕。他反对学生搞运动，他希望学生专心搞学术，研究科学，这是他的执念，也是他的天真，自然也是他的为人原则。就这样，三尺讲台，一个自由书写的黑板，成为一种永恒的遥不可及。他上不了讲台。



1955年，在山东大学。

他手摇宪法小册，说着法条，一字不差，但挡不住被抄的事实，他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，成了“收听敌台”的罪证。

劳改3年，修水库，最困难饥饿的年代，带着7个孩子，挣扎在生死线上。

冯唐易老 老泪纵横

1960年水库修完了，他被分配到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卫生。

他试着联系自己学界的朋友，但杳无音讯，后来得知，国家要研究两弹一星，他重燃心中火种，希望好好改造，发挥所长。

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是认真刷厕所，刷得快，刷的干净，顺便还义

务维修医院的设备；X光机、心电图、甚至汽车、锅炉，只要能修，就修好。

他想报国啊，他想“重新做人”，想立功！



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。

举国欢腾，电视里，报纸上，大街小巷里，声声捷报。

就在山东青岛一个小破屋里，一个曾经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的老科学家，双手蒙着头，盖住高度镜片下，留着热泪的双眼，苍老抽泣，嚎啕大哭，撕心裂肺……

他在后悔什么

留恋什么，遗憾什么，哭泣什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……

因为世界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。

千金买骨，此时晚否？

1972年，李政道回国，周总理建议，把一批高水平科学家邀请回

国。



李政道直言不讳，他说国内有很多高水平科学工作者，我的老师束星北就是其中之一。

1979年，束星北最后一批被平反。

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故事。

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

1983年，束星北去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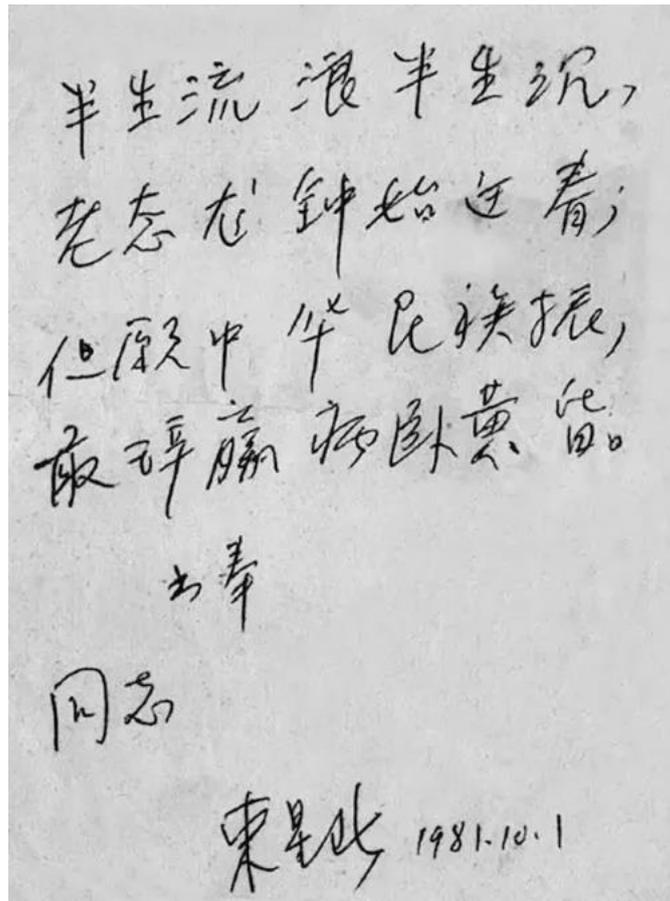
去世之前，他希望自己死后把遗体捐献给青岛医学院。

可医学院的人竟然把他的遗体忘记了，半年以后才想起来，当时尸体已经腐烂，结果几个学生把一代科学大师草草埋在操场双杆的下面。



这里留下了他太多的血泪，在最黄金岁月，本应该学术灿烂，成果卓著的时候，他在这里扫地洗厕所。

这里是似乎是，最纯净的伤心地，也是最肮脏的避难所。



一代天才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。

人在高兴的时候，会喜极而泣；但人在极端绝望的时候，却欲哭无泪。

看到这个故事，我无法用任何语言去评价一个时代。

所有的词汇，都不配。

(来源：微信公众号—启蒙先生 饮冰先生)